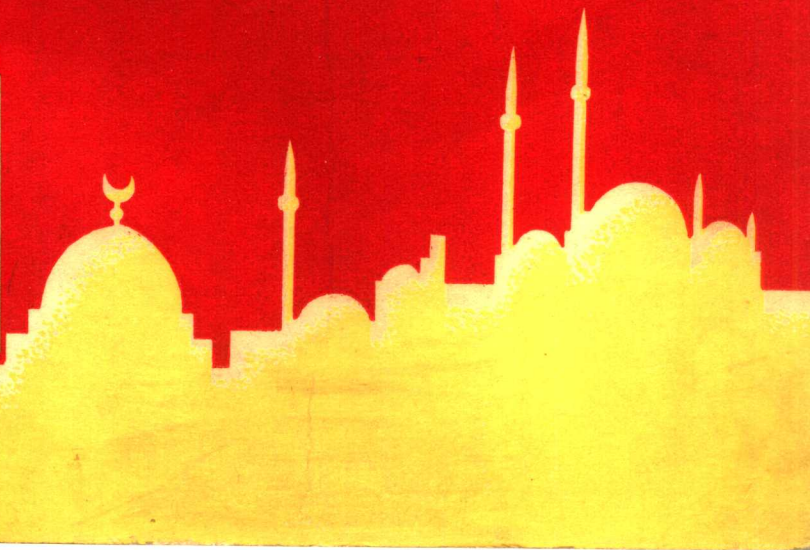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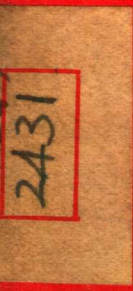




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著

革命哲学



革 命 哲 学

加麥尔·阿卜杜勒·納賽尔著

張 一 民 譯

世 界 知 識 社

1956年·北京

Gamal Abd El-Nass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REVOLUTION

根据埃及英文本译出，按照埃及开罗世界出版社
阿拉伯文第九版校订

革 命 哲 学

【埃】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著

張 一 民 譯

★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惠康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公厘1/32·印张2·插页1·字数37,000
1956年8月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價(7)0.22元
統一書号3003·258



加麥尔·阿卜杜勒·納賽尔

前 言

这些只是关于革命哲学的感想，并不是一本正式的著作。
这也不是企圖要解釋七月二十三日革命的目标及其事件。

这是完全另一种东西。

它很像一个偵察隊。

它企圖偵察我們的心灵，以便我們認識我們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們在前后衔接的埃及歷史中起什么作用。

它企圖偵察我們在過去和現在所处的环境，以便我們認清自己所应走的是什么道路。

它企圖偵察我們的目标以及我們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應該聚積的力量。

它企圖偵察我們所处的环境，以便我們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四面汪洋的孤島上。

这就是我的意圖。

僅僅是一个偵察隊。我們为解放祖國而進行偉大的战斗，这个偵察隊就在那个戰場上服务。

加麥尔·阿卜杜勒·納賽尔

(簽字)

第一章

不是哲学——沒有完成的一些嘗試——不是單純的
兵變——人在巴勒斯坦，夢在埃及——阿哈迈德·
阿卜杜勒·阿齐兹未死之前——以色列給我們的教
訓——学生时代——真理和真空——为什么軍隊不
得不行动——完整的面貌——先鋒隊和羣众——最
大的願望——革命指導委員會委員的典型——心理
上的危机——在同一時間內的兩種革命——避免中
途發生冲突

首先，我想談一下“哲学”这个名詞。

这个名詞是龐大的。

当我一想到这个名詞，我就感觉到我好像站在一个一望無际的世界前面，或者站在深不可測、看不到彼岸的大海邊緣。这种神秘的恐懼使我裹足不前。

事实是我想在我要談的問題里避免用“哲学”这个名詞。对我來說，要討論埃及革命的哲学是很困难的。

困难的原因有兩個。第一，要解釋明白“七·二三”革命的哲学，就必須由許多大学教授來深入地研究藏在我國人民歷史深处的革命哲学的根源。民族斗争的故事既不含有任何

毫無意义的間断，也不呈現任何突然發生的驚人事情。

世代相接的人民斗争，就像用一塊塊石头積壘起來的建築。正如建築里的每塊石头都以下面的石头为凭借，人民斗争里的各种事件也是彼此相关的。

新事和旧事是互为因果的。

* * *

我并不想自命为歷史教授。

对我說來，这是很难設想的事情。但是，假設我像一个初級的小学生一样來學習我國人民斗争的歷史，我將會說：“七·二三”革命實現了埃及人民自从新时代开始就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掌握自己的命运的那种願望。

为了實現埃及人民的这种願望，欧默尔·麥克賴姆領導过一个运动，他以人民的名义拥戴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的总督，但是这个嘗試失敗了。

为了實現埃及人民的这种願望，亞拉比企圖要求立憲，但是这个嘗試也失敗了。

从亞拉比革命到一九一九年的革命^①，可以算作一个思想沸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曾有过許多次的嘗試，但是都失敗了。

至于賽义德·柴魯尔所領導的一九一九年的革命，也沒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及產生了独立运动。由于英帝國主义实行压迫政策，引起了一九一九年埃及廣大民众的反英运动，結果英國不得不在一九二二年發表宣言，表面上承認埃及为獨立國。——譯者

有實現埃及人民的這種願望。

* * *

有人說，“七·二三”革命是被巴勒斯坦戰爭的後果所引起的，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也有人說，在那次戰爭中我國官兵曾因壞武器而遭受慘重的傷亡，以致發生革命，這種說法也是不正確的。還有人說，革命是從“陸軍軍官俱樂部”選舉的危機產生的，這種說法距離事實更遠。

依我看來，真正的原因必須在更深更遠的地方去找。

假若陸軍軍官們是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而革命的原因是由于自己被騙而參加了巴勒斯坦戰爭，或者是由于壞武器使他們傷腦筋，或者是由于在“陸軍軍官俱樂部”的選舉里有人損害他們的尊嚴，那末他們的行動就不能叫做革命，叫做兵變是更恰當的，即使導致兵變的理由是非常充足的。

這些都只是附帶的原因。

這些原因的主要影響或許是加速了我們的革命。實際上，就是沒有這些原因，我們早就走上了這條道路。

在这一切都已事过境迁，革命念头的萌芽已經过了漫長年月的今天，讓我試回憶一下，我在心里發現革命種子的那第一天。

远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陸軍軍官俱樂部”的危機開始之前，革命的種子就已種下。當時，“自由軍官組織”已經成立，並已從事積極的活動。事實上，如果說“陸軍軍官俱樂部”的選舉危機主要是由于“自由軍官組織”的活動所造成的，這也

不能算作誇大其詞。因為，那時我們已經存心進入戰鬥，以考驗我們的團結力量和組織力量了。

我們抱有那種念頭，也同樣是遠在武器舞弊案件被揭發之前。“自由軍官組織”當時已經存在，而事實上正是他們的小冊子敲起了警鐘的。他們的活動引起了对舞弊案件的羣情激昂。

* * *

這個念頭的開始還遠在那些之前，甚至還遠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我初次參加巴勒斯坦戰爭之前。

當我回憶起我們在巴勒斯坦所經歷的詳情的這個時候，我發現一樁怪事情：

我們身在巴勒斯坦作戰，我們的夢想却在埃及。我們的子彈向對方戰壕里的敵人打去，我們的心却縈迴在遙遠的祖國周圍，因為我們把祖國留在後方讓豺狼去照管着。

在巴勒斯坦，“自由軍官組織”各個小組進行學習和研究，並且常常在戰壕和指揮站里集會。

有一次，賽拉·薩勒姆和查卡里亞·摩海丁^①突破了封鎖綫，進入法魯加城，找到了我。我們一起坐在被包圍的據點里，不知道下場如何，但是我們談話的中心自始至終是我們必須設法拯救的祖國。

① 賽拉·薩勒姆曾任埃及政府國家指導部部長，一九五五年八月辭職。
查卡里亞·摩海丁現任埃及政府內政部部長。——譯者

在巴勒斯坦，有一天卡迈勒丁·侯赛尼^①坐在我身旁，神情頹喪、兩眼失神地對我說：

“阿哈迈德·阿卜杜勒·阿齐兹臨死的時候對我說了什麼話？你知道嗎？”

我說：“他說了什麼？”

卡迈勒丁用深沉的語音和更為深沉的目光回答說：“他對我說：你聽着卡迈勒丁，最大的戰場还是在埃及！”

* * *

在巴勒斯坦，我不僅遇到了在為埃及而鬥爭的工作中與我合作的朋友們，而且也獲得了照耀着我的前進道路的思想。

我還記得我坐在戰壕里思考着我們的問題的那些時日。

法魯加城當時已被包圍，並且正處於敵人大炮和飛機可怕的雙重轟擊之下。

我常常自言自語地說道：

“我們在這裡被圍困在這些穴洞中，被人暗算地送進了一場我們對它毫無準備的戰爭里。我們的命運被貪婪、陰險和荒淫無恥的人們所玩弄。我們沒有很好裝備地被遺棄在敵人的彈雨之中。”

每當我想到這一點，我的思想就會突然飛離戰場，穿越邊界，回到了埃及。我對我自己說：

^① 卡迈勒丁·侯赛尼現任埃及政府教育部部長，并于一九五六年八月被任命為埃及民族解放軍司令。——譯者。

“在那一边有我們的祖國，它犹如另一个規模更大的法魯加城。

“我們在这里所遭遇着的一切，正是祖國的遭遇的縮影。

“我們的祖國也同样被許多困难和敌人所包圍。祖國也被人欺騙，陷入了一場毫無准备的战争。祖國的命运也被貪婪、陰險和荒淫無恥的人們所玩弄。它也同样沒有很好裝備地被遺棄在敌人的彈雨之中！”

* * *

不僅我的朋友們曾經在巴勒斯坦和我討論到祖國的前途，不僅經驗向我們提出了有关祖國命运的各种警告和可能發生的事变，甚至我們的敌人也在提醒我們祖國所面臨的問題。

几个月之前，我在“犹太觀察家报”上讀到以色列的軍官伊尔丹·柯恩所寫的几篇有关我本人的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这位以色列軍官談到他在停战談判中与我接触的情况。他寫道：

“加麥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經常与我談的問題，是以色列的反英斗争，是我們如何組織了地下运动來反抗巴勒斯坦的英國人，以及我們当时怎样能够鼓动世界輿論，使其在斗争中支持我們反对英國。”

* * *

我在自己心中發現革命种子的那一天远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事件之前。那次事件發生后，我曾經寫过一封信給我

一个朋友。我在信中說：

“事件已經發生了，而且我們已經承認了既成事实，我們將怎么办呢？

“事实上，我相信帝國主义手中有一張王牌，他的目的只在威脅。但是，一旦帝國主义認清，有許多埃及人准备流血牺牲，用武力抗拒武力，他們就会像妓女遭到拒絕那样狼狽地退却。当然，这是帝國主义的情况或者是帝國主义的習慣。”

但是对于我們，对于埃及陸軍來說，那次事件却在我們的精神和情感上遺留下新的影响。以前只爱閑談玩乐的軍官們，現在开始談論着牺牲和为保衛尊嚴而献身的决心。他們都开始感到悔恨。尽管他們的力量还很薄弱，他們却悔恨他們沒有过問过用鮮血洗刷國恥和重建祖國榮譽的事業。但是讓我們等着吧，明天是很快就会到來的。

在这次事件之后，有些人曾經企圖進行一些报复性的行动，但是时机已經錯過，人們的心里充滿着無限的憤怒和悲痛。

实际上，帝國主义的这个行动，或者更确切地說，这个猛击，使精神返回一部分人的肉体，并且使他們認識到他們應該为捍衛祖國的尊嚴而作准备。这是一次嚴厉的教訓。

* * *

我觉醒的日子，甚至还在一九三五年那个動蕩的时期之前。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参加了一九三五年示威游行者的行列，高呼着要求恢复一九二三年的憲法（实际上也恢复了）。

当时，我还跟随着学生代表們到政治領袖們的家里去，要求他們为了埃及而團結一致。这些努力的結果是“民族陣綫”在一九三六年建立起來了。

我記得，在这动荡的日子里我曾經寫过一封信給我的一個朋友。我这封信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寫的。我在信中寫道：

“親爱的兄弟：

“八月三十日我打电话給你父親，打听你的情况。他告訴我你在学校里。

“……因此，我决定把我本來想在电话里告訴你的事情用書面通知你。

“真主說：‘你們要尽力准备一切力量來对付他們（指敌人）。’但是，我們准备对付他們的力量又在哪里呢？

“現在的局势是危急的，埃及的处境尤其險惡。我們几乎將与生命告別而与死亡握手了。絕望是一座牢固的建筑，誰去摧毀它呢？……”

我寫下去，一直寫完了这封信。

究竟是哪一天我在內心深处發現革命的种子呢？

实际上，这些种子不僅潜伏在我的心里，同时也藏在許許多多人的心里；这些人都不能准确地指出它們开始存在的年月。从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們出生的那一天，这些种子就已經在我們的心里產生了。它們是我們前一代遺留在我們意識中的潜伏的希望。

我說了那末多离題的話，为的是想說明我在分析革命哲学的时候所面臨的困难的第一个理由。我已經說過，这种分析是需要大学教授們深入地研究藏在我國人民歷史深处的革命哲学的根源的。

第二个理由是：我本人曾被卷入革命的漩渦，而处于漩渦里的当事者，就难于看清一些距离較远的細節。

我是全心全意地卷入于每一件發生的事情以及每件事情發生时的進程的。因此，我就难于客觀地談这件事，并且說明其深微的意义。

我相信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生存在真空中。

即使是真理也不可能生存在真空中。

藏在我們內心的真理就是我們設想它是真理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說，它是加上我們心灵的真理。

我們的心灵犹如一种容器，它包含着我們本身的一切。这容器所容納的一切，都必然依着容器的形象而呈現，即使真理也非例外。

我竭尽人力之所能，想法阻止我的心灵，不讓它过分地改变真理的形象，但是我的成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

这就是問題。

除此之外，我必須要公平地对待自己，公平地对待革命哲学。因此，我得讓歷史來綜合我心灵中的真理形象、別人心灵中的真理形象和一切事件中的真理形象，然后从这一切提出全部的完整的真理來。

我既然認為“真理”這個名詞不大合適，那末，我能談些什麼呢？實際上，我有兩件事可以談一談：

第一，就是一些感覺，這些感覺在開始的時候只是模糊的希望，後來，逐漸發展成明確的概念，而在七月二十三日午夜終於變成了實際的措施。

第二，就是一些經驗，這些經驗從七月二十三日午夜一直到現在把那模糊的希望、明確的概念以及實際的措施付諸實施。

我想談的就是這些感覺和經驗。

我常常自問：我們陸軍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所做的是否必須由我們來做？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次革命是實現埃及人民多年來的一個偉大的願望；自從新時代開始，他們早就渴望着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並且要求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如果真是如此，如果七月二十三日發生的事件既非軍事叛變又非人民革命，那末，為什麼要交給陸軍，而不由其他的力量來實現這次革命呢？

我一向是兵役制的忠實信徒。這種制度給軍人一種職責，就是他應當在祖國的邊疆上捐軀。但是，為什麼我們的陸軍被迫在祖國的首都採取行動，而不在邊疆上呢？

讓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巴勒斯坦的潰敗、武器舞弊案件和“陸軍軍官俱樂部”的危機等事都不是革命潮流迸發的真實根

源。这一切都只是加速革命潮流的助因；但是，正如我說过的，它們决不可能是真正的根源。

可是，为什么必須由軍隊來担負这个职责呢？

我已說过，我長期在想这个问题。

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前，我們还在那些希望、思考和計劃的階段里，我就这样想过。

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后的許多行动的階段里，我也这样想过。

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前，就有各种論据說明我們的行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我們常常說：“如果軍人不負起这个責任，讓誰來負呢？”

我們也常常說：“暴君曾把我們当做幽灵，用來打攪人民的清夢；現在时机已經成熟，这个幽灵應該倒戈相向，來粉碎暴君自己的迷夢。”

我們还說过很多其他的話，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話，就是我們从我們心灵的深处感到这次行动是我們軍人的天职；如果我們不执行这个任务，我們就辜負了那加在我們身上的神聖委托。

然而，我必須承認，直到七月二十三日以來經歷了長期的考驗之后，我的腦子才認清了全局。

这次經驗的一点一滴構成了全局的細節。

* * *

我承認，七月二十三日以后我的确發过几次高燒，我在

昏迷中，我責備自己和我的同僚們以及陸軍的全体將士，我說：我們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行動是愚蠢的，是狂妄的。

七月二十三日之前，我曾經設想全國都已枕戈待發，只等待着一個先鋒隊帶頭向堡壘進攻，接着全國就會在后面排列成密集的、整齊的隊伍，向偉大的目標作神聖的進軍。

而在我的想像中，我們的任務就是充當這個突擊的先鋒隊。當時我認為要完成這個任務只需短短幾個鐘點就夠了，然后就立即會有密集的整齊的隊伍追隨我們，向偉大的目標作神聖的進軍。甚至我有時仿佛聽見密集的、整齊的隊伍向偉大目標進軍的震耳的步伐聲。由於我的過分的信心，好像我聽見的是真實的東西而不是單純的幻想。

七月二十三日以後，現實突然地來臨了。

先鋒隊完成了它的任務，攻陷了暴政的堡壘，推翻了暴君，它停頓了下來，等待全國密集的整齊的隊伍趕上，一齊向偉大的目標展開神聖的進軍。

先鋒隊等待了很久。

羣眾終於來了——他們不斷地成羣結隊地來到了——但是，現實和夢想是多麼不同啊！

來到的羣眾都是些烏合之眾。向偉大目標的神聖進軍停頓了下來，那一天的情境黯淡而不祥，預兆着危機。

在那一剎那，我以痛苦和辛酸的情緒体会到先鋒隊的任務現在沒有完成，現在才剛剛開始。

我們需要的是秩序，但是我們發現我們的后面只有混亂。